

AN EXPLORATION
OF ORIGINS OF CHINESE ETHICAL SPIRIT

中国伦理精神的探源

赵庆杰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ZFG72001）

AN EXPLORATION
OF ORIGINS OF CHINESE ETHICAL SPIRIT

中国伦理精神的探源

赵庆杰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伦理精神的探源/赵庆杰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7-5620-6273-8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研究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4552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内容摘要

中国伦理精神有一个孕育、成长、定型的过程。对中国伦理精神的探源首先让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遥远的神话时代，神话是民族文化之根，其中蕴涵着民族伦理的基因。中国古神话中所潜在的传统伦理精神的胚胎和基因，就本体论而言是“一”，就个体道德而言是“崇德”，就社会伦理而言是“尚序”，就最高境界而言是“求中”。由此四大因子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圆圈式、循环式、无限提升的伦理精神生态。古神话所蕴涵的伦理精神基因，在中华民族此后的伦理演进中一再显现。

由原始浑沌的神话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在历史的岔路口，中华民族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人本”的而非“神本”的、以家庭为核心而非以个人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发展道

路，是与民族童年时代的经历密不可分的。从文化的源头上看，商周时期的“人学”转向决定了中国文化“人本”而非“神本”的伦理型走向；西周时期周公的“维新”确立了家庭在伦理中的核心地位。

进入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先哲们实现了文化上的自觉与创造。以孔子为创立者的儒家思想主要围绕着“仁”与“礼”而展开；以老子为创立者的道家思想主要围绕着“道”与“德”而展开。土生土长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初的自足平衡的生态结构，而儒道两家的思想都与古神话有着一定的渊源。

为了更好地说明神话在伦理精神生长史上的基因地位，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与中华文明有着巨大差异的西方文明，这一差异在神话中就有体现。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诸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命运观以及正义观，其中所体现出的神人对立、崇尚力量、崇尚个性、崇尚自由的伦理精神明显不同于中国古神话。

对伦理精神的探源，除了需要从历史的事实层面给予回答之外，还需要从逻辑的理论层面回答伦理的价值本源是什么。中国传统伦理以家庭血缘为本源，而西方伦理以宗教上帝为本源，体现出中西文明的不同偏好。通过分析比较得知，在中国伦理价值本源的预设问题上，血缘优于宗教。

对中国伦理精神的探源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伦理难题。现代性社会中伦理的命运多舛、道德的困境频现，要想实现伦理精神发展的新飞跃，仍然需要我们回溯伦理精神的源头，探求解决问题的密码，通过“温故”而“知新”。

目 录

内容摘要	I
第一章 中国古神话与传统伦理精神	1
一、古神话与伦理精神	1
二、本 一	9
三、崇 德	21
四、尚 序	34
五、求 中	53
六、从潜在走向自在	67
第二章 中华民族伦理的路径选择	72
一、商周时期的“人学”转向	74

二、周公的“维新”	77
第三章 《论语》中的伦理精神	83
一、孔子及其《论语》	83
二、孔子论仁	86
三、孔子论礼	98
四、儒家思想的神话渊源	124
第四章 《道德经》中的伦理精神	130
一、老子及其《道德经》	131
二、“道”与“德”的本体论意义	132
三、“道”与“德”的伦理学意义	137
四、老子的处世原理与人生态度	144
五、老子修身养性的方法	153
六、道家思想的神话渊源	159
第五章 古希腊神话与西方伦理精神	164
一、创世神话——诸神的关系	166
二、人类起源神话——神与人的关系	169
三、古希腊神话中的命运观念	179
四、古希腊神话中的正义观念	184
第六章 伦理价值本源的预设	188

一、伦理的价值本源：宗教还是血缘？	189
二、道德的宗教情结	203
三、家庭血缘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	210
余 论 现代性社会的伦理命运与道德困境	224
一、现代性社会的伦理命运	225
二、现代性社会的道德困境	233
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250

第一章

中国古神话与传统伦理精神

一、古神话与伦理精神

神话的真谛是什么？不同学科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学者研究神话就有多少答案，这缘于各个学科在神话的“魔镜”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它们自己的面孔。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互异，但从诸多论述中我们仍能

〔1〕 神学家认为神话是对宗教真理的神秘阐述；历史学家认为神话是虚构的或诗化了的历史；人类学家认为神话是原始人所特有的近似儿童心智的产物；语言学派认为神话是原始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歧义与解释；心理学派认为神话是原始民族的婴儿精神被压抑了的生活片段，是人类灵魂最早性质的记录；社会学派强调神话是一个民族集体精神的再现；结构主义强调神话是一种原始思维逻辑模式；功能主义强调神话是社会生活的实用规范；符号主义强调神话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体系和一种自满自足的世界……参见〔日〕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林相泰、贾福水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窥见神话的真谛。

表面看来，以其题材——神灵的故事——而得名的神话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的行为，但神话的实质却是“人话”。卡西尔在《人论》中曾引用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话：“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神话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1〕}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神话记录的不是超人英雄的生活，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民族的生活，是原始人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卓越故事带进神的王国，在天上重演地上发生过的悲剧和喜剧。”^{〔2〕} 神话是原始人类根据自己的心理体验和生活经历作出的设想，这种设想中，“人的因素”被排除得越多，它就变得越贫乏——因为神话说到底只能是一种“人话”。既然神话是对民族生活的反映，所以神话必定具有民族性。尽管神话产生发展于“人类的童年”，但对于不同的人类群体（如氏族、部落、民族等）来说，并不存在共同的童年经历，“有野蛮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有正常的儿童”（马克思语）；^{〔3〕} 尽管各民族神话的起源有着相似的心理基础，但其发展历程却千姿百态，以致构成了各种主题特征、叙述风格、神话形象交织起来的神话表象世界。这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2〕阎云翔：“E. 泰勒、A. 兰、J. 弗雷泽的神话学理论”，载《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论文》（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1984年编印。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9页。

种在各民族童年期就表现出的文化性格上的差异，在后来的历史传承中又不断强化，形成所谓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

具体来说，神话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话是人类的初极关怀。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是围绕本原问题形成的一系列“知识”，这些知识折射出人心中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精神的原点问题。精神的原点实质上是人类的初极关怀，现代人们把精神的归属称为终极关怀，但是，古人对终极关怀注意不多，他们所关心的倒是初始问题，可以称作初极关怀。初极关怀在形式上具体表现为人们观念世界中宇宙万物的时间起点和空间起点；而在深层上，它是人类思想的起点和精神的原点，是人类思想中具象化的源头概念，也是精神文化系统的支撑点。“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精神的原点就是一个可以撬起整个人类文化系统的“阿基米德点”。初极关怀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到精神原点、文化支点。黑格尔说过，“开端与终结是结合着的”，^{〔1〕}因此，神话中包含的人类的初极关怀也必将与人类的终极关怀紧密相连。

第二，神话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生命的文化是貌似简单的文化，是简单得恰到好处的文化，它因此得以持续生长。神话的形式包含着未经充分分化的简约与朴素的特质，神话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大庆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7页。

是作为人类“神圣的单纯性（Santa Simplicitas）”^{〔1〕}而存在的，因此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其实每一个貌似简单的神话，都是长期历史沉积多层交汇的结晶，仔细地剖析、分离它们，应当不难从中剥离出和寻觅到不同时代的各种成分。后人通过不断地“附会”新事物于古老的神话上，使神话不断地与人们“对话”，从而通过变形渗透到一代代新人的精神世界中。神话具有的这种大的时间跨度使它贯穿文化史，并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它的功能就在于能用往事和前例来证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第三，神话是民族文化之根。人类之所以时常清点祖先们留下的神话遗产，是因为那里面埋藏着与自己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信息。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那就是寻根的欲望，文化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人类的寻根意识就越是强烈、越是自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根就深深地扎在自己的神话之中。神话是祖先们的创造物，又是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见证，其永恒魅力，不在于它是一种童年的玩物或幻想，而在于“童年”流露出的人类的真实本性较之成年多而自然，童年的东西因而更直接、更接近人性的底蕴。今天我们欣赏和研究这些神话，正是要从中窥见远古社会的图景，追溯我们祖先的足迹，检查我们民族文化的种子及其赖以滋生的土壤，观察它生根、发芽、成长的过程。

〔1〕〔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中国神话是中国古神话、道教神话、佛教神话与近世民间神话体系的总称。本书只研究中国古神话，主要是指产生于上古时期、述说的多为上古时期的神的故事。没有具体的作者，但却为广民众千百年来所传诵，对民族文化、伦理的影响异常深远。

中国古神话是极为丰富的，除了具有神话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一些独特之处。

第一，在文化地位上始终处于在野的位置，记载得散、乱、少、杂。与经过高度整理、规模宏大和富于系统性的古希腊神话相比，我国古神话是零散的和缺乏系统性的，它只流行于民间，正如神话中的西王母一样身居“穴处”，^{〔1〕}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未处于正统的位置。这其中的原因有许多，比如像鲁迅先生所言的那样：“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2〕}这就造成了神话对伦理影响的潜在性、间接性、简约性，更多的是对民间道德生活的影响而非对系统的伦理理论的影响。

第二，在形式上二元并立。中国上古时代原本零散的神话材料以历史化、伦理化的运动为主线，最终分成两大部分。

〔1〕《山海经·大荒西经》。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一部分成为“古史系列”，其中所载的英雄人物取得了完全的人形与人性，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神的资格，化成了一些文化英雄或圣君贤臣以及各种道德的或不道德的首领人物。另一部分则保留了原始的风貌，仍带有浓厚的动物色彩和人兽同体的特点，成为原始神话。这两者构成并立的“二元”。由此也潜在地造成了中国传统伦理在开端时儒道二元并立的格局：一个执着于道德的进取，努力于完全的“文化”；另一个追求逍遥自在，沉湎于无为的原初“自然”。正如占主流的古史神话吞并不尽居于潜流的原始神话一样，儒家伦理也无法统一中国民族的伦理精神，始终需要道家伦理精神的补充。

第三，在内容上伦理性的古史神话占优势。中国古神话是早熟的，过早地开始了历史化、伦理化的历程，中国古神话历史化、伦理化的关键作用在于，把古代神祇分成善恶两类，分头代表历史事件中的正反两面。人们首先关心的是神话形象的“道德性质”——是善的还是恶的，对“善”的关注超过了对“美”的重视和对“真”的追求。历史化是伦理化的基础，伦理化又是政治化的准备，中国古神话最终没有造就类似印欧神话那种具有人形和人性的完整神格，而是依据伦理原则，把超自然的原始神话改造成为合乎历史因果关系的古史神话，其结果不是神权国家式的帝王上升为天神，而是中国式的天神下降为“人祖”。另外，神祇的伦理化主要是神系的家族化。诸多神话记载中突显的只是单线的家族神系，中国古人把远古的一些神系改变成为自己的祖先，通过与祖先的血缘传承来体现自己家族的不平凡。神系家族化

造成神谱的零散化和神祇的短命化，因为某一个神祇只能属于某一个家族，当这个家族繁盛时，这个神祇的地位也会因其所属家族的鼓吹而显赫一时，但这种透支的热情会随着此家族的衰败而过早地耗尽能量，造成此神祇的夭折。由此反映了中国人异常强大的“家”的观念，这一特点给传统伦理以永久性的影响。

神话既然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具有民族性，是民族文化之“根”，所以当人们追踪各门学科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要上溯到神话这块“圣地”。茅盾在《神话研究》一书中曾指出：“历史学家可以从神话中找出历史来，信徒们找出宗教来，哲学家就找出哲理来。”^{〔1〕} 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也曾言：“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化无不被神话原理支配、渗透着。”^{〔2〕}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连续性，由前轴心时代向轴心时代的转化，发生的不是“哲学的突破”而只是“人文的转向”，这样的历史渊源注定了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渊源的追溯也必然要我们一步步走进神话，在那里将会发现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基因原型。

伦理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升华品格、寻求终极幸福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向度。伦理精神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伦

〔1〕 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2〕 〔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理意识和伦理观念的精华。”^{〔1〕} 伦理精神有一个孕育、发芽、生长、定型、成熟的过程。对中国伦理精神的探源主要是追寻其孕育、发芽的时期。

既然是探究伦理精神的胚胎与原型，本书所侧重的就不是个别神话的具体原貌和原意以及个别神话中具体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而是通过对这些思想材料的分析，追觅这些神话故事中蕴涵的伦理思想深层的精神结构。就是说，从这些具体的神话记载中抽绎出它所体现和代表的独特的民族伦理精神。在把握这种精神时，侧重点不在其个别的内容，而在于这种民族伦理精神基因的内在结构、运作原理及其对以后传统伦理精神的影响。从中映现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必备要素和整体构架，寻找标志一个传统中国人的道德因子以及形成的特有的伦理生态。因此，本书所选取和引用的神话资料多为典型的神话片段，其典型性就表层现象来看，它们被诸多典籍所共同记载，尽管在具体细节上略有差异，但却包含有共同的神话母题，^{〔2〕} 并为广大中国人所熟知、传诵和信奉，活跃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之中，发挥着习俗性的影

〔1〕 彭国栋：“希腊神话中的伦理精神”，载《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4年，第110页。

〔2〕 所谓的母题（Motif），用美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史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的话讲，就是民间叙事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等）中最小的情节元素，这种情节元素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从一个叙事作品中游离出来，又组合到另外一个作品中去，它在民间叙事中反复出现，在历史传承中具有独立存在能力和顽强的继承性，它们本身的数量是有限的，但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变换出无数的故事。转引自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页。

响；就深层特征来看，这些神话明显烙有中国文化特有的深刻印迹，这在古史神话中更为明显，血缘的传承、家族的延绵、浓重的道德气氛、谨慎的爱情行为等都是其他民族的神话中不够明显或难以见到的。

当然应注意到，中国古神话中的传统伦理精神的存在状态还是潜在的、胚胎式、基因式的，还不是伦理精神的完形。就其形式而言是内蕴其中而不彰显的，就其发生作用的方式而言是基因式的，正因为是基因式的，所以其影响才是永恒的，不论后世学派间的伦理思想有多大的差异，在具体方面有多大变化，但在深层特征上始终含有古神话的性状。这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各因子共同起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结构，造就一个完整的中国人的伦理精神。

基于以上的设定，笔者认为中国古神话中所潜在的传统伦理精神的胚胎和基因，就本体论而言是“一”，就个体道德而言是“崇德”，就社会伦理而言是“尚序”，就最高境界而言是“求中”。由此四大因子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圆圈式、循环式、无限提升的伦理精神生态。

二、本 一

中国古神话中所孕育的传统伦理精神的胚胎，在其本体论上表现为“一”：既本源于“一”，又在最终归宿上回归于“一”。“一”不仅是中国创世神话的开端，也是中国伦理精神内部贯通始终的主线。

在中国古神话中有这样关于创世的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